

称家桐公为朋友,实属冒昧。家桐长我几岁,是文化名人,扬州市政府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为人、学养,称他为师长可谓名副其实。然而,他那永远谦逊的大家风范,一见面便称兄道弟的亲合力,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把他当成真诚的朋友。

初闻家桐大名是上世纪50年代,他在省干部文化学校任教,早 有文章见诸报刊。他任扬州市教育局长时,我在扬州市委宣传部门工作,有了交往,友谊从此开始。他赠我《教海拾贝》,文字不是很长,但这是他从事教学、教育工作的真切体会和经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家桐荣膺扬州市文联主席时,我在扬州市委机关工作,与群团的联系比较多,我们的交往更密切了。为群团服务是我的职责之一,我总是尽力而为。家桐对我很关心,如同兄长。他知我爱好书法,常让我参加书画名家的笔会或为市民义务书写春联等活动,感受氛围,接受熏陶。我们见面必谈书法。他提醒说,我们只是业余爱好,追求的是乐趣,不必计较当什么会员。我一直谨记他的教诲,埋头练字,不求名利。直至年届八旬,才由扬州老干部书画研究会推

荐,成为扬州市老年书画家协会理事、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还被聘为板桥书画院书法家。80岁学吹鼓手,家桐不会笑话我贪图虚名吧。

一次,家桐应邀作“名人书法”讲座,主持人说家桐是扬州市历届文联主席中最称职的,这样的评价是由衷的,但是会后我跟主持人开玩笑说,还是加上“之一”为妥。据我所知,家桐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文联涵盖好几个文艺团体,成员多,头绪多,而且人人有个性,做好文联工作确实不易。他有大才却不傲人,处处以身作则,轻名重利,深得文化人爱戴,所以才有很强的号召力、凝聚力。那些年,扬州文艺学术界风清气正,创作成果颇丰。

后来我到扬州市政协工作,家桐兼任市政协常委,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他是一位很有责任感政协委员,有很强的参政议政能力,总是逢会必到,每到必发言,反映一些常人未能察觉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尤其是关于文化建设方面可操作的建议。退休

吾师吾友丁家桐

黄石盘

休后,我们参加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政协之友社”的各项活动,一起学习时政,反映社情,建言献策。

我很喜欢他那诙谐幽默的文风。近见《扬州晚报》连载他写的《读欧杂记》。关于欧公几到扬州,他写道:“欧公42岁主政扬州,至少,这是第五次亲近古城了。”“至少”二字告诉读者,对于没有十分把握的事情,他不会忘加断论。在他笔下,不仅交代欧公一生主要活动,对人物的心理还作了透彻的分析。这是“细读欧传,掩卷沉思”之后的心得。欧阳修的为官、为人、交友,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何为淡泊,夜阑灯下,读几页欧阳修。”如此也充分体现了家桐的淡泊情怀。

他能把严肃的历史故事举重若轻,让读者忍俊不禁。“北宋边患频频,在前线领兵打仗的,是那位业已达到退休年龄的穆桂英,还有那位百岁老人余老太。北宋优秀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原来都躲到后方扬州簪花喝酒去了。”幸好我

读到这里时没有在吃饭,否则一定会满桌饭粒了。不过他说这只是“说戏而已”。面对学者们对欧阳修的不同看法,他认为评价前朝前事,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做“事后诸葛亮”。

家桐不仅文采出众,书画也很有个性、境界。近见《扬州晚报》发表了家桐的“中华孝文化书法主题作品选”。现今书坛几乎一条声地说书法已成为纯艺术,家桐却认为内容与形式是同等重要的。他的书法作品内容,无论是前人诗词,还是自作诗词,都是积极向上,传递正能量。其画多作小品,或寒梅三两枝,或稚童两三个,情趣感人,充分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

几十年来,家桐为扬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大可安享晚年。然而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还时时关心后辈成长。我家楼下住着一位年轻女士,每次在电梯相遇都打招呼,但一直未敢动问尊姓大名。一天,在《扬州晚报》上读到了家桐的《读汤成难小说〈摩天

轮〉》,方知我的邻居原来是小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市文联还为她组织过作品研讨会。文中看到家桐称:“一位娇小玲珑而又独特独行的女子,写了一则关于摩天轮的故事,使许多人震动,也震动了白发人。捧着刊物读了一遍,读到第三遍,算是明白了一点。”

这里,我领悟到两点,第一,这位老作家,读了三遍“明白了一点”方下笔作文,这是对小说及其作者的尊重,不弄明白不轻易作评,绝不倚老卖老,这是一种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令我“震动”。第二,像家桐这样的文化达人,读三遍方才“明白了一点”,可见作者功力之深厚。一个打工妹登上摩天轮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引导读者透过社会现象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的问题。若不是家桐精辟的分析,我将小说读十遍恐怕也难知一二。

“读完小说,罢卷沉思。”一位满头银发的文学前辈的形象如在眼前。他为青年作家鼓掌,称赞“我们的作家在为摩天轮的女人指引着前行的道路”。对作品的肯定,对读者的鼓励,这正是前辈在为后来人“指引前行的道路”。

愿家桐青春不老,愿文学新秀沿着前辈的足迹,永远前行。

爱的永恒

肖勤

2003年初夏,我去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参加孩子的法学博士毕业典礼,顺便去密歇根湖边游玩。密歇根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芝加哥市中心,西北大学校区紧靠着湖边。

那天傍晚,我漫不经心地在湖边走着。软软的白沙在脚下缓缓移动,一望无际的蓝色湖水浅吟低唱着,阵风掠过湖面掀起层层波浪。傍晚的气温,有些凉意,远处飘来萨克斯《我心永恒》悠扬乐曲,那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和露丝的经典爱情绝唱。“留我一生一世的痛,你尽在不言中”,故事中的词语在我眼前油然浮现,让人感到有些伤感。

无意中,我发现湖边有一只全身黑色、翅膀上有着两片白色羽毛的鸟,它正用喙轻轻梳理着身边的另一只鸟的羽毛,那是一只躺在沙滩上一动不动的鸟,头歪向一边,显然已经死去。

我想它们应该是伴侣,便慢慢走近这只鸟,它一点也不害怕我,而是抬起头来,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远方。那是不是它们家的方向?也许那里还有它们惦记着的孩子?我猜想着,看着它就一直那样伫立着,没有哀鸣,没有哭泣。它那迷茫无奈的眼神,让我不

由得一阵心酸。

忽然,一只褐色大狗从不远处的一位高个子女士身边窜出,闪电般地向这只鸟猛扑过来。鸟儿本能地扑腾起翅膀,“嗖”的一声飞上了蓝天,瞬间飞得无影无踪。扑空的大狗气急败坏地对天空狂吠,在主人的喊声中垂头丧气地离去。

此时,一种“不知断肠人在何涯”的怜悯悲情充满了我的心房,我虔诚地弯下腰,双手轻轻捧起那只已经没有生命鸟的躯体,走到远离湖边的坡岸上,小心翼翼地用手在松软的沙土中挖了一个坑穴,把死去的那只鸟深深地埋葬。然后,环顾四周寻找到一段枯树枝,把它插在这小小土丘上面作为祭典,安息吧!

夕阳余晖染红了密歇根湖水,湖水轻轻地抚摸着沙滩,四处一片寂静。正当思绪不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那只飞去的鸟不知什么时候已悄然归来,它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我刚刚筑起的小小土丘前。黑色的羽毛在迎风抖动,尖尖的喙抽搐着,它是多么的伤心和悲哀!那是从它在生和死无法抉择的眼神中流露出渗透骨子里的悲哀。

夕阳西下,水天一色。游人渐渐稀少,沙滩上只有我和它在寂静中默哀。我想这两

只鸟曾经相濡以沫,一生相随,而今,它的另一半的躯体和血泪已被沙土层层掩埋,此生此世再也不能比翼双飞,再也不能一起去哺育后代,这该多么令人肝肠寸断。我心中暗暗祈祷:“鸟儿,你要勇敢啊!从今往后,你只能孤单的飞翔。”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不由自主流了下来。

夕阳慢慢收拢起最后的余晖,当微弱的光亮与湖水越贴越近,一刹那,跌入到湖里,一切归于平静,只有浪花一层层叠起。大地开始暗淡下来,湖面上已蒙上暮色面纱。我的心格外沉重起来:天快黑了,鸟儿,你还不快走,难道你想与伴侣埋葬在一起?你这只痴情鸟啊!你可要趁天还有一丝光亮,才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正当我念叨不知所措时,它飞起来了,环绕埋葬着它伴侣的小土丘飞着,飞着、低低地飞着,盘旋着。盘旋,盘旋,再盘旋,最后,通人性地向我坐着的方向看了一眼,随着一声凄厉哀鸣,它箭一样射向天空,消失在暮色之中。

那一声凄厉之声,瞬间填满了空荡荡的湖面和沙滩。那是一声永别的挽歌,让人荡气回肠。那是“我心永远守候,只盼来生与共”的相思曲,那是爱的永恒的诗行。

狗耳巷和妙耳山

孔涛

狗耳巷和妙耳山都是地名,原本没有多大联系,只因为都在中山北路与模范马路交叉口附近,地处我工作的单位一东一西,半径二百米的距离内,饭后经常在这一带随意徜徉,便产生了联系。刚来南京工作时,有同事说,附近有处妙耳山,非常清幽,早晚可以去散散步。闲暇时,我就在附近溜达,但很长时间不曾看到妙耳山。直到有一天站在单位楼房的高层,同事指着一座高高矗立的水塔说,那里就是妙耳山!哦,一片葱葱郁郁的绿,体量不大,但是十分繁茂,像一个精美的盆景,镶嵌在周边林立的楼宇中。

妙耳山名不见经传。金陵城群山怀抱,紫金山为冠,春牛首,秋栖霞,再加上狮子山、清凉山、九华山等,此山不为人熟知,也就不怪了。由于地处小区中间,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一般人还真很难发现这座小山。

一个夏日周末午后,从校门口巷进去,七绕八拐,我终于来到了山脚下。此山不高,但大树参天,浓荫蔽日,野趣天成。信步拾梯而上,林间鸟儿啾啾,遍地野草野花。那一瞬间,恍然觉得自己身处野外,远离了都市喧嚣。山上修建了亭子和长廊,闲暇时坐坐十分惬意,此山犹如温婉的小家碧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清凉去处。

山顶有处破败的建筑,铁丝网围挡,不能近察,只见

一阔大圆台,栏杆周回,边有台阶通上,邻近还有楼台的断壁残垣和那座废弃的水塔。从凉亭里乘凉的老人口中得知,这里竟然是中国第一个雷达研究所!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这里筹建了一个电讯器材修理所,修理二战中日军与美军遗留在中国的废旧雷达,这里算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了。为什么建在这里?我们现在无法考证,但是用“妙耳”捕捉雷达讯号,不能不让人惊异,是否有某种冥冥的灵感。

后来,随着了解的深入,发现妙耳山不仅是座“历史山”,还是座“文化山”。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就曾经是妙耳山的游客。1898年12月,鲁迅来到矿路学堂学习,学堂就位于妙耳山北侧。当时,周作人正在同样距离妙耳山不远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兄弟俩曾经结伴游览妙耳山,周作人在回忆江南水师学堂的文章《怀旧之二》中写道:“我们在校时,每到晚饭后常往后山上去玩……一天傍晚,我和友人L出了学堂,向着半山的一座古庙走去,这是同学常来借了房间打麻将的地方……”而《钟南淮北区域志》载:“妙耳山,小阜也,上有都天庙。嘉庆、道光间,赛会颇盛。”这个庙应该就是周作人打麻将的地方。妙耳山南面,紧邻民国国际联欢社,蒋介石宋美龄是否游历过妙耳山?虽不见文字记载,但也不可置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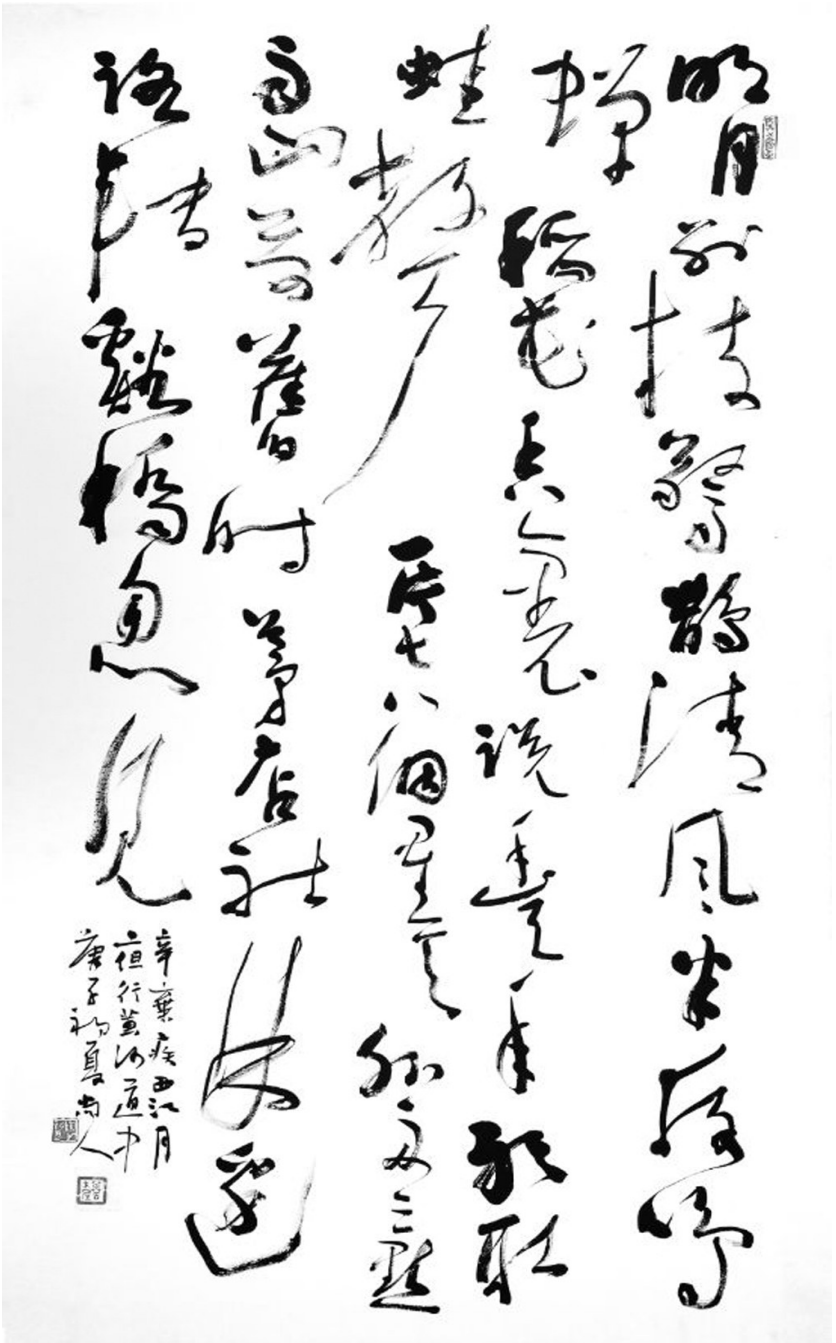
据附近老人讲,从前的妙耳山还真不小,大致西到回龙桥,东到中山北路,南到模范村,北到校门口。但随着3503厂(南京际华三五零三服装有限公司)的扩大,开始动手挖山,给职工建造宿舍,直到最后楼宇将妙耳山环绕,只留下了最东边的一个山头,成了小区中的美景。

一次散步中,突发奇想,狗耳巷和妙耳山两地相距不远,名字均有一个“耳”字,是偶然巧合?还是有某种联系?带着这种疑问,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南京地名大全》)记载:妙耳山,南京城北丘陵的一座小山,在历史上有一定名气。清代《江宁省城图》中也记载了这座小山的山名。史料记载,妙耳山的都天庙早在明代就有了,当时庙务由一名叫妙耳的和尚掌管,因而得名。

相比之下,狗耳巷的历史则相对较为简单。传此地名在古代为一条大沟,后填平成巷,名“沟儿巷”,后讹传为“狗耳”,故名。随着城市的发展,小巷道路曲折,楼宇错落,倒真有点在狗耳里绕来绕去的意思了。

生活在妙耳山周边的居民是幸福的,可以每日无间地亲近自然,聆听历史的足音。改造老城、开发新城,保护好历史遗存,延续城市文脉,才能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我想,或许可以等到民国雷达研究所恢复修缮的那一天。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辛弃疾作 陶力新书

投稿邮箱 jsgfb@163.com 责任编辑 柳再义

秋日私语

邱祖晖

今年的秋天来的特别漫长,近几天气温一直在22度左右。一场秋雨一场凉,然而好久没有下雨了。秋的身影拉长,正好让我们饱览秋景,尽赏秋色。

春天的色彩以绿为底色,洋溢着生机与活力,有一种生命的萌动。春天繁花似锦,但大多易于凋零,沦于流水。夏天的色彩以深绿为主,但阳光太烈,气温太高,让人躁动。冬天的色彩过于单调了些,显得有些冷寂。

秋天的色彩是丰富的,厚重的,甜美的。秋天的花自然也是有的。月季月新,红的热烈,紫的高贵,黄的娇俏,丝毫不比春天里的差。八月桂花香:丹桂、金桂、银桂,团团簇簇,挂满枝头,香醉人间三千年。九月菊花黄:蟹爪、宽带、匙球、松针,造型各异,清香溢远,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美人蕉,还有一串红——

秋天的树叶是最美的。秋天拉得长,树叶凋落慢,叶子变黄、泛红的过程就像慢镜头一样,细细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一棵树,一根枝,一柄叶,每片叶子的程度不同,整体看过去,就有了一种渐变色的美。比如银杏,它的一柄叶子,从接近枝干的一小叶开始泛黄,然后,渐渐地黄上去,黄上去,仿佛墨色在宣纸上的渲染。比如银杏,它的叶子的黄是从边缘开始,镶了金边的银杏叶就成了金镶玉,在阳光下呈现出玉般的光泽,挂在枝头,就是一片片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也是一把把弹奏着秋日私语的小提琴。等它通体金黄,随风飘飞时,又成了一只只金黄的蝴蝶。走在秋天里,如果突然遇见一株遍体金黄的银杏,那真的是令人惊喜与震撼的。叶未脱落时,它在秋天里站成了一棵摇钱树!阵阵秋风吹过,它就铺开了一幅“黄金满地”。

要看秋叶的美,最好是到山里去。城里的树大多是人工种植的,以常绿树木为

主。山上的树木自然生长,落叶林与常绿树交织,乔木与灌木杂处,色彩就驳杂了、斑斓了。远远望去,恰如一幅幅厚重浓郁的油画。如果说冬天比较适合用水墨来表现,那秋天就应该用油彩。

山里的树,我最喜欢的是乌桕。小时候我就喜欢乌桕,不过喜欢的是它的果实。成熟的乌桕果绽开褐色的外壳,露出里面白色的果体,一簇簇,一串串,仿佛一树的棉花,又如红叶上落上了一层白雪。这种果子是有毒的,我们把它采下来不是为了了解,而是为了“打仗”用。找来一块竹片,一端用刀等比例劈开几道口子,然后把乌桕果子一颗颗地压进去,一把竹片枪就做好了。乌桕果外表是一层白色的胶状物,握着竹片用力一挤,那压进去的乌桕果就像子弹一样射出去,啪啪啪的,可带劲了。

现在的我喜欢乌桕,是喜欢它在秋天里的色彩。此时五彩的乌桕在众多树色里显得非常醒目,可远观,可近赏。无论是风时的叶舞,还是蓝天下的静立,都美得让人心醉。你瞧,红的,黄的,绿的,还有半青半黄,半绿半红,再点上一簇簇的白,几乎容纳了秋天里所有的色彩。一棵乌桕,就是一棵树秋天。

秋天的果实是甜美的。常言道,付出终有回报,秋天就是它最好的写照。丰收的田野以及各种饱满香甜的果实来回报人们辛勤的付出。且不说红红的苹果、黄黄的橘子,就是金黄的稻田也翻涌着米饭的甜香。秋天,让辛勤的汗水浇出幸福,让美好的希望得以实现。

那就走出樊笼,走进秋天,在秋光里闲步,在秋色里徜徉。或者找一处山坡坐下来,放眼,放松,放空。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富贵于我如浮云”。这两句话,可能在秋天里更能让人悟出其中的真意。

送客松

早布布

早布布

这之前,他送别了轩辕黄帝与浮丘氏李白与徐霞客,那是怎样的离别新安江、青戈江、秋浦河飘逸出慈悲的辞章

早布布

今天当黄山云烟卷起,那个好客的主人早已从玉屏楼归隐有人在天都峰的鲫鱼背旁瞧见他有人说他在始信峰上等,莲花溪谷远远地向我作揖的,也仿佛是他而《名松谱》里有千百处拱手之地,每双在胸前合起的指尖都独具他的不舍

早布布

山峰就是佛塔云雾隐藏了太多涅槃与轮回悬念里,玉屏楼另一个高冠绿袍长者对我说:百万年山岭也是人间,不收留一棵不能制香与溶于冰雪的人

活着的画

董树平

我感受到一幅画依然活着窗户外飘出亮色,野花和麦浪画笔将月光打扮得柔软心扑扑直跳。一棵树在路旁寻找童年

董树平

树影婆娑,接近窗那些激情的火焰四十年精血喷洒而出溅到地上,溅到夜空中

董树平

举起蓝色旗,狂奔,呼啸哪怕饥饿侵蚀身躯。画活得妙曼像蓝色连衣裙穿梭在大街小巷

一只受伤的大雁

王孝祥

王孝祥

该是有多不幸一只飞往南方的大雁中途受了伤该是有多幸福一群大雁没有抛下它在漆黑的夜晚飞过来找它,帮助它,要带着它一起飞

王孝祥

苏浙徽秋天的夜晚是那么温暖月光像目光一样慈祥它答应它们坚强一直向前飞要么飞向温暖的南方要么飞向美丽的天堂

川味一瞥

刘国安

刘国安

穿越时空的隧道借青城山的一缕炊烟蚕丛的子孙在巴蜀大地上穿针引线此时的成都平原铺展一幅金秋的缱绻

刘国安

舀一瓢都江堰的玉液琼浆幻兑“史高维尔”生活的底料在宽窄巷的烟火里升腾起起伏伏,打捞人生辣椒素与氢离子的艺术通感一道味蕾绽放无辣不欢的大汗淋漓宛如一缕阳光洒在稻城亚丁的屋檐

稻草人

史焯

史焯

在秋风渐起的日子蝉声嘶哑而不舍去了,该去了它曾看着怀春的花姑娘一个个都有了结果青皮西瓜,紫葡萄酸酸甜甜,一串串打成包

史焯

一世聪明的蝉它在叹息带不走惟痴痴地唱,去了,该去了

史焯

是的,我也该回去了回到田野去让自己站成一个稻草人守望金色的秋天向稻谷学习鞠躬越成熟越谦虚的模样